



15
1359
8



門 4.5
1359
8

克明館
文庫印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寄
尼野貴英氏贈

克明館藏書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人集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
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為確論如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隨三都誅少
正卯是甚手段非太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
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

鳥木三卷

卷十五

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蒙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太學。喫了許多酒。

克明館藏書

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以媢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媢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為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畜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

力辭宰輔。此說余允疑之。若分才德為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鷹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擷按視事。鷹忽飛下。擷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嚙巾來還。乃徑擷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鳥之靈識如此。其擷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擷

他卒之巾。復嚙來還。尤為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茶餅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餅以鼎鑊用餅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為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

就茶甌瀹之。則當用皆上一步三之際。為合量。乃為
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網載來。
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盃。其論固已精
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
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過瀹之。豈不
過於老而苦哉。惟移餅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
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
補以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餅離竹爐。

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
山谷詮釋。每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
香蒲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
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灑。
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
同。

○蝗

蝗繞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

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喊蝗不為動至鳴金擊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冷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

漳河上有七十二家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

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二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淠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泉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且余曩在歐陽文忠公家嘗觀其畫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力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塗數十里必往遊焉携樽酒一古銀盃大幾容半外時引一盃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拆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

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
 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
 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
 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
 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
 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

天道吳儂諺曰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
 走群羊停雲浴三豸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
 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
 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
 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
 甲始刑鵠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
 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
 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

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
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
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
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
曰豐豐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

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閔寢之思
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
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
祖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
功而立事同後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
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次
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太業必見干歌頌若令歌
頌太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去盛德而止言太

業固以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

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此向迎請而遷齊桓戴遂居尊位適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諷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朕今義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

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
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
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
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
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闕繫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伐冠冕
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

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
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
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皜皜不
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為一家並不蹈古
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苞含欲無外搜抉欲無
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
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
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復鉢曇

華時一現耳。揚東山嘗謂余曰：丈夫自有衝天志，
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
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為雅

揚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化
乃可因美如李之耐可杜之適莫唐人裏許若箇
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錫字重九詩不敢
用餠字。半山老人不敢作鄭花詩被固未敢輕引

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
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
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
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離傍。又云：江上被花惱
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
飲獨空床。又云：夜來醉歸衝雨過。昏黑家中已眠
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
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

不寐誰能那是也揚誠齋多劬此體亦自痛快可

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偃發背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

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鴉灸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為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徃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
 苑石湖使北遊之有詩云三穴黃壚直棘邊此心
 終古享皇太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
 蓋汲家書妄載伊尹謀篡為太甲所殺也事見杜
 元凱左氏傳後叙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

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彼有繪畫瑣
 刻無益勸戒者固為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
 流連光景適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
 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
 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
 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
 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
 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

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
 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頽墜廢放之意而汲汲於取
 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
 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
 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
 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
 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
 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
 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真卿為姻家而不
 累於真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
 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
 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
 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
 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
 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

於官職聲色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
 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
 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寬親
 未忘心有偏黨乎其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
 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
 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

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
 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
 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
 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
 時獨往雲木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
 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迳野花落孤村春水
 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

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
 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意身外無窮事
 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
 和香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
 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佐
 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
 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堯既授首其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
 廬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
 公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入
 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扃驛門絕供饋使入不得
 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
 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綫路乃佳景
 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廬
 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飢禁

不得蘓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供奉使好掉頭
時不掉頭

○九為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
之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
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

坐馳也嘗聞南岳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
林眾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箠之或袖中
出餅果置其前盖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
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
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
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

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
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
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拙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批司
馬公曰政雖隨且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
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
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
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
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
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
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
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

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
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
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
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
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
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此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
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

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
美杜鵑行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
只如此說亦為樸贍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
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魯不
以為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

不然只看擅弓李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
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為由
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主來者拜之
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
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
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予焉季
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襄而入見而曰士唯公門
說齊襄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玉牒

玉牒修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
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德圖推
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
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為類紀同
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
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奉使見留

蘓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宜在金赤幾二十年

○四蟲

水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蟬蛆不知

真

○諸賢氣象

濂溪明道似顏子伊川橫渠似孟子南軒似顏子晦庵似孟子

○心思

書曰思曰睿作聖揚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疇

僕之羨調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饒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人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蔡攸辭酒

蔡攸掌賜飲蔡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杓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嘆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
物論揚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
椒花雨掌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為
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心頃在太
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尉以慶遠堂
合嚴州瀟泗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
德矣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
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

而為一殺以白灰一圭刀風味頓奇索余作詩余
為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尉王友尊甘醪兩
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恨使君袖有轉物
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灼之混融併作
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
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平雖有智難獨任
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
開元試將此酒及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

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
一貫萬如勤輪使君聞此却絕倒謂以大白眠金
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
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柵也陸機曰
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
也至六朝詩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

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根
離騷集眾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二百五篇如桃
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
變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
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
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
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
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

古人之於燒蕭酌鬱鬱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
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
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
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輿為之賦李太白
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自尤盛至
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枝明皇時
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
有憶回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

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
為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作譜
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
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槧人曾未有一語
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地埴孰測端倪鳥知
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
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
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

果心
及焉

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令
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為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
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
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
至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
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以德報怨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佛經載釋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
獵獸問佛獸何在佛不忍傷生不應歌利王怒截
落佛左手又問不應又截落右手佛是時即發願
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無令枉害眾生其後成佛
即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陳慍如尊者是也余謂釋
迦佛好十箇闊大肚腸好十箇慈愍心性人能將
此段公案降伏其心則省得冤六相報沙界眾生
悉成佛矣何至于戈斧鉞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

論之乃是以德報怨非以直報怨也夫以德報怨
可論慈悲廣大孤高卓絕過入萬矣然夫子不
取者謂其不可通行於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所
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
惟天惟祖宗既共技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
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闔士

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
江蒐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
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
宮時慮仲賢使金回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已
見之又問鄉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
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
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
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

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
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
物故其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
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
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
事看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
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
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侏日

自可收下莊子刺席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
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
聞金人議欲尊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初年規恢
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
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
安靜不思遠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奈
酒肉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子作何不
試打籌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籌

報卿後打箒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
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
為館職當待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
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為趙假
一裘以衣之居山間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
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

寒疾而死嗚呼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
充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具其誰
曰小宜然志節清亮寧其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
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
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
二子風味楊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揚誠齋
曰李杜飢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釋儒罪人

楞嚴經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由
是言之今之釋子大半是釋迦佛之罪人文中子
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亦失其身而能
事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
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餓小民餐必倍多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
氣先餘也失開禧兵興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

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者村落鐵谷
生金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
余言謂其家尊厚齋之說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
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剽啄
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
煮茗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

公書及陶杜詩韓蘓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
 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
 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羹葷供麥飯欣然
 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
 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
 再烹茗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
 說秬稍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飽歸而
 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

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々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
 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
 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々馬頭
 塵勿々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
 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鐘陸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

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
 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
 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
 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
 行數集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
 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
 言其國稱其國主曰天人國主安撫曰牧隊通判
 曰在國司秀才曰殿羅罷僧曰黃榜硯曰松蘓利

必筆曰分直墨曰蘓於頭曰加是羅手曰提眼曰
 媚口曰窟底耳曰弭々面曰皮部心曰母兒脚曰
 又兒雨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
 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
 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為五胡亂
 華為六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管隕星之變天

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年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在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々。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福移漢祚難恢復。志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福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

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勞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

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
 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之皆是於是始以
 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
 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
 孫之說矣好盡言以起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
 殺也可不戒哉

○圓覺

裴休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

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
 住持圓覺者如來也蓋言凡夫日用飲食而不知
 菩薩也精思勉行而未至如來備道全美而無虧
 耳近時禪家又作一轉語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
 覺者豈凡夫哉正是如來境界也此意又高蓋此
 有二意文王不識不知順帝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
 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女未能一

又一意也。蓋必如是然後周萬有而不勞。歷萬變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級次第皆與吾儒同。特其端異耳。故曰異端。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且古未有。揚誠齋時為官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

三世揔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代太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乘。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

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
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
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
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
自處關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慘功臣
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
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
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

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
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
披是也

○東西

世之言仙者曰蓬萊言佛者曰天竺蓬萊東也天
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齊州至日出之所號曰大平
地而佛經亦謂西方為極樂世界太平極樂獨稱
於東西何也自古戰爭惟曰南北而罕曰東西惟

克明館藏書

漢高皇與項羽。宇文泰與高歡。是東西相距。然不
過一二十年耳。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
厨躬作粥。一金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
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
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
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

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知吾
矣。東山守冥興夫人於郡圃。種紵躬緝績。以為衣。
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
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
於銀衣。止於綉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
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
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

克明館藏書

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
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二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
衣衾適廣西帥趙李仁餽緡絹數端東山曰此賢
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浦來訪
入其門外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
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
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
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間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
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
絃紵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
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
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

克明館藏書

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克明館
文庫印

